

# 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的逻辑分析

沈凯俊<sup>1\*</sup>, 王雪辉<sup>2</sup>, 彭希哲<sup>3</sup>

(1 杭州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0; 2 复旦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上海 200433; 3 复旦大学 老龄研究院, 上海 200433)

**摘要:**通过连续性理论解释了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的逻辑,即病理性老化人群虽然囿于个体禀赋限制缺乏外在连续性,但是居住安排选择仍然遵循内在连续性规律。这种规律在当前老年群体集中体现为家庭主义观念的延续,具体表现为个体禀赋和居住安排选择间的机制遵循代际支持减轻子女负担的原则。实证上使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运用mlogit模型分析身体健康状况、照料代际支持对居住安排选择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结论支持老年人依据个体禀赋进行理性选择的观点。老年人自理能力对选择子女家和养老机构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在使用工具变量和倾向得分匹配(PSM)减少内生性以后,结论依然稳健。并且这种影响呈现显著异质性,自理能力较差的农村老年人更倾向于子女家和养老机构。第二,结论初步验证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遵循通过代际支持减轻子女负担的原则。子女代际支持过强是自理能力较差的老年人选择养老机构的重要因素,而老人代际支持过强是自理能力较好的老年人选择子女家的重要因素。综合上述结论,认为政府应将家庭作为养老政策单元,弘扬代际支持为核心的家庭主义观,这有利于社会养老非刚性需求群体重新回归家庭,有效缓解社会养老负担。

**关键词:**居住安排选择;身体健康状况;代际支持;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68(2023)03-0096-15

## Logic of Older Adults' Aged Care Choice of Location

SHEN Kai-jun<sup>1\*</sup>, WANG Xue-hui<sup>2</sup>, PENG Xi-zhe<sup>3</sup>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00, China; 2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3 Fudan Institute on Ageing,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solves the logic of older adults' aged care choice of location by developing continuity theory. Although pathological aging adults who are constrained by endowments interrupte their early life styles, they will continue internal continuity, which means "children should be the last ones to suffer". Utilizing data from 2018 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this paper uses mlogit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physical health, caring for intergenerational reciprocity, and aged care choice of location. First,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elderly choosing the way of aged care according to their resources endowment is the rational choice. We find that

收稿日期:2022-10-25;修订日期:2022-12-0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家庭老龄化与适老化住房需求研究”(7227403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公共政策与法治问题研究”(19ZDA158)。

作者简介:沈凯俊(1995—),男,浙江杭州人,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王雪辉(1988—),女,河南新乡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青年副研究员。

\* 本文通讯作者

physical health will inhibited choice of living with children or living in institution. And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robust after using IV and PSM to deal with the endogeneity. The effect of physical health on aged care choice is characterized by imbalance. Physical health based on older people living in rural area can mor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on the choice. Second, the result confirms that the aged care choice follows the principle of relieving their children's burden based on intergenerational reciprocity. Strong children'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enhances the willingness of living in institutions. Strong elderly'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s a significant reason for promoting the elderly with better physical health to live with children.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regard the family as the basic unit of pension policy and promote intergenerational reciprocity as the core of ethics, which is the key measure for effectively making older people return to their family and easing aging problem.

**Key words:** Aged Care Choice; Physical Health;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Mediating Effect

## 1 引言

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未来老年人的居住安排情况,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孙鹃娟、沈定,2017)。大量生活经验表明,老年人的个体禀赋尤其是身体健康状况,会影响居住安排选择。但是研究往往显示身体健康状况对于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没有影响(彭希哲、王雪辉,2021;王轲,2017),或者影响不大(张文娟、李树茁,2004)。这需要进一步分析个体禀赋对于居住安排选择的作用机制,从而解释为何同样身体健康状况的老年人选择了不同的居住安排。

在宏观视角下,家庭现代化部分阐述了个体禀赋对居住安排选择的作用机制。20世纪60年代左右,核心家庭成为西方最普遍的家庭形态。古德认为家庭变革具有单调演进的特征,即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家庭将从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Goode,1968)。家庭现代化最重要的两个观点是,一是强调个体主义价值观念与核心家庭制度间的适应性,二是家庭制度与工业化之间的适应性(杨菊华、何焯华,2014;唐灿,2010)。按此理论,何种个体禀赋的老年群体,最终都会选择核心家庭居住,这仍然没有解释为何老年人有不同的居住安排选择。事实上,这种家庭单调演进范式没有在中国完全实现。原本的家庭形式和家庭功能呈现出“形式核心化,功能网络化”的新形态(彭希哲、胡湛,2015)。这促使我们去探求微观视角下的居住安排变迁机制,解释为何老年人的居住安排选择没有完全按照家庭现代化所预言的发展。

在微观视角下,连续性理论部分阐述了个体禀赋对居住安排选择的作用机制。正常老化人群居住安排选择大概率会延续中年时期的生活方式(沈凯俊等,2023;Richard et al.,2006)。但是现实生活中,由于病理性老化的存在,居住安排选择变迁屡有发生。例如,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放弃了长期以来在子女家接受照顾,选择前往养老机构居住。这种病理性老化人群在居住安排选择的变迁背后是否仍可以用连续性理论解释?

基于此,本文引入双向代际支持行为,探究老年健康对于居住安排选择的影响机制,分析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的逻辑。具体来看,本文主要回答或回应以下三个问题:(1)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作为重要的禀赋,是否对居住安排选择产生显著影响?(2)这种影响是否存在城乡异质性?(3)身体健康状况是如何通过代际支持对居住安排选择产生影响?本研究认为病理性老化人群囿于禀赋限制,虽然居住安排选择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受到代际支持的中介影响。具体来看,当前队列的老年群体集中表现为家庭主义观念,代际支持行为的核心是减轻子女负担。

## 2 文献回顾

### 2.1 居住安排选择分类

居住安排选择类型划分基于研究导向,整体上大同小异。一般而言,居住安排选择可以分为自己家(独居、仅与配偶居住)、子女家和养老机构(彭希哲、王雪辉,2021)。居住安排选择的侧重从子女家为主逐渐演变成自

己家为主,而养老机构自始至终是小众化的选择。究其原因,一开始子女家被视为更容易维系抚幼和养老关系的场所(王跃生,2020)。不过随着我国家庭户规模缩小,户均孩子数量从1982年的1.48人陡降至2010年的0.51人,家庭养老功能弱化(胡湛、彭希哲,2014;龙书芹、风笑天,2007)。50后、60后独一代老人面临极长的空巢期,自己家养老也逐渐增多,2010年自己家养老的比重超过了子女家(马春华等,2011;杨善华,2011)。同时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与健康预期寿命差距进一步拉大,失能半失能老人比例将从2020年占老年人口的18.3%,上升至2050年的23.0%(葛延风等,2020)。在空巢和失能的双重危机下,养老机构也逐渐成了迫于无奈的一种选择(孙鹃娟,2013)。而养老机构的小众化也源于自身的三个困境:一是机构未引入社会参与时的服务专业性以及引入后的监管难题(孟兆敏、李振,2018);二是公办机构低价惠及入住老人,却影响普通机构市场供需(辜胜阻、吴华君,2017);三是机构入住老人既希望享受专业养老服务,更希望原居安老(沈凯俊等,2022;陈友华等,2016)。

## 2.2 居住安排选择机制

连续性理论提供了理解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机制的思路。该理论区分了外在连续性(external continuity)和内在连续性(internal continuity)。外在连续性主要指角色关系和活动的连续性,内在连续性主要指个人观念的连续性。连续性理论认为正常老化(normal aging)的积极结果是大量老年人使用连续性策略来适应正常老化,而病理性老化(pathological aging)由于无法满足自身需求而无法使用连续性策略(Richard et al., 2006; Atchley, 1989; Maddox and Douglass, 1973)。所以连续性理论提供了一个简洁描述,老年人运用过去的方式构想未来并构建他们的选择以应对正常老化。

但是连续性理论解释居住安排选择机制仍有局限性:其一,目前的研究往往看到的是连续性理论的抽象层次,缺乏必要的操作定义和理论检验。其二,忽视了病理性老化人群仍存在内在连续性规律。

## 2.3 居住安排选择的禀赋效应

居住安排选择的禀赋效应在于居住安排选择受到个体禀赋限制,满足养老禀赋的个体呈现外在连续性特征(彭希哲、王雪辉,2021;王树新、赵智伟,2007)。个体禀赋主要分为个体特质禀赋、经济禀赋和身体健康状况三个维度(王轲,2017)。其中身体健康状况对于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影响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对于居住安排选择没有显著影响(彭希哲、王雪辉,2021;孙鹃娟、沈定,2017;王轲,2017; Sun et al., 2011),其二是根据实际居住安排对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反推身体健康状况在居住安排选择时存在显著影响(刘一伟,2016;刘宏等,2011)。

## 2.4 居住安排选择的观念效应

居住安排选择的观念效应在于居住安排选择受到个人观念限制,呈现内在连续性特征。从现有文献看,这种观念效应存在队列变化:第一,年轻一代价值观念兼容了个体主义和家庭主义观念。年轻人既是家庭形式核心化背景下的个体主义受益者,又是家庭功能网络化背景下的家庭主义受益者,出现了大城市“闯荡”和家乡“托底”现象。西方国家居住安排变迁是伴随个体主义观念和社会保障体系去家庭化下的变迁,而我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备受推崇的西方个体主义之于社会的奠基意义并未完全实现,因而在年轻群体中形成了个体和家庭的双本位制度(胡湛、彭希哲,2018)。

第二,目前老年群体仍以家庭主义观念为主,集中表现为通过代际支持减轻子女负担。中年时期,优生优育观念使得这部分群体遵循代际资源向子女倾斜的原则,承担着房产、彩礼等大宗物品的经济支持。正常老化时,这部分群体从房产、彩礼等经济支持转为了抚幼、家务等照料支持,被形象地比喻为“眼泪往下流”(吴帆、尹新瑞,2020;刘桂莉,2005)。老年人会为子女提供更多照料代际支持,以减轻子女负担。而病理性老化时,这部分老年群体由于需要接受代际反哺,中年时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妥协。但是这部分群体仍然保持了内在连续性,表现在会尽量减少子女照料代际支持,以减轻子女负担。

## 2.5 文献评述

选择何种方式养老是老年人依据个体禀赋所做的一种理性决策(彭希哲、王雪辉,2021;王轲,2017)。但身体健康状况作为个体禀赋的重要体现,其对于居住安排选择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论与个体禀赋影响决

策的观点相违背(彭希哲、王雪辉,2021)。因而,本文在身体健康状况和居住安排选择中引入代际支持,一方面验证囿于身体健康状况,老年人在居住安排选择上确有影响,解释以往研究中不合理的发现。另一方面验证代际支持减轻子女负担的现象,从而支持当代病理性老化人群的内在连续性观点。整体上,文章将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置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下讨论,分析居住安排选择由于禀赋效应带来的外在不连续性,以及由于观念效应带来的内在连续性。

### 3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 3.1 理论框架:可持续生计框架

可持续生计框架被广泛应用于家庭养老领域,提出了养老禀赋和养老策略的传导机制,即家庭对于各种资源和能力进行配置,通过家庭决策机制做出相应的居住安排选择(张若恬等,2018;李树苗等,2017)。将养老禀赋聚焦于老年健康资本,其余养老禀赋作为控制变量,本文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该框架图描述了身体健康状况在社会文化(代际观念)影响下通过家庭养老决策机制(代际支持)做出相应居住安排选择的过程。

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中,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为居住安排选择提供了一个养老禀赋的动态视角,可以更深入认识居住安排选择机制。简单来说,老年家庭不同时期养老禀赋有极大差异,最显著的是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的变化,这导致老年人从正常老化的优势视角到病理性老化的问题视角转变。当考虑到正常老化的抚幼功能和病理性老化的养老需求时,家庭生命周期将在“空巢期”和“解体期”间加入“再扩张期”。

在家庭生命周期的动态视角下,文章拓展了连续性理论,

展现当代老年人在居住安排选择中的“变”与“不变”。连续性理论不再局限于正常老化人群,病理性老化人群同样适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当代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逻辑既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变”的是囿于禀赋的老年人会中断早年生活方式,在居住安排选择上有所妥协,使得居住安排产生变迁。“不变”的是保持了与中年时期连续的家庭主义观念。

#### 3.2 研究假设

##### 3.2.1 禀赋限制:身体健康状况和居住安排选择

一般而言,子女家有助于改善个人身心健康(Chen and Short,2008),养老机构有助于改善个人身体健康(刘一伟,2016)。因此,在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较差时,相比于自己家,居住安排选择会倾向于子女家或养老机构。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a: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越差,相比于自己家而言,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更倾向于子女家。

假设 1b: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越差,相比于自己家而言,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更倾向于养老机构。

这种影响在城镇和农村存在异质性。城镇和农村虽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空巢化,但是两者的原因不一致(张丽萍,2012)。农村相对于城市在观念上更加保守,农村家庭主义观念约束力更强,居住安排选择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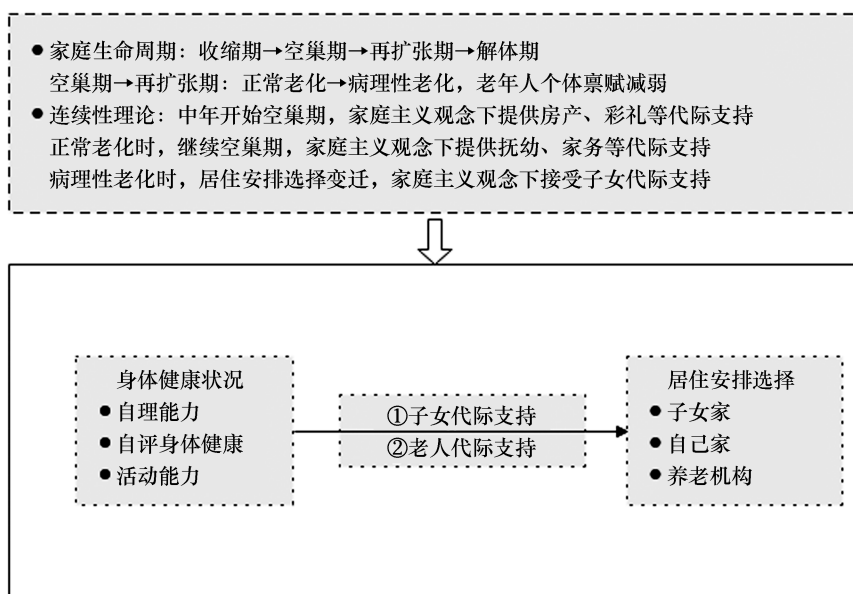


图1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居住安排选择的决策逻辑

辑更为适用。同时,城镇老年人往往可以主动调整与子女的居住距离(赵芳,2003),而农村老年人往往是被动的空巢(李明顺,2009)。除此以外,城镇有更多的养老机构以高收入、健康老年人群为主(李雨潼、曾毅,2018),而大部分农村老年人仍然视养老机构是照顾场所,迫于身体健康状况等压力才选择入住。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c: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对于居住安排选择影响具有城乡异质性。

### 3.2.2 观念延续:病理性老化下的代际支持和居住安排选择

从病理性老化视角审视老年期时,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身心健康不可避免出现衰退趋势。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老人不容易参与到家庭活动中,限制了老年人在代际支持中扮演的角色,失能和高龄老人尤其需要大量日常生活照料。目前这些服务主要依靠家庭维持,依托亲子的代际关系,表现为照料代际支持(胡湛、彭希哲,2014)。可见,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越差,子女对老年人的照料代际支持会加强。

子女照料代际支持越强,老人与子女的关系纽带更紧密,使得老年人更愿意选择子女家(陈皆明、陈奇,2016;Zunzunegui et al.,2001)。但是失能老人在子女家共同生活也存在诸多不便,被认为是核心家庭的寄居者,代际关系重心下移的边缘人。因此基于减轻子女负担的家庭主义观念,接受子女照料代际支持过强的老年人可能增加前往养老机构的意愿。可见,子女对老年人照料代际支持越强,老年人在居住安排选择上倾向于子女家或者养老机构。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子女对老年人的照料代际支持是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和居住安排选择之间的中介变量。

### 3.2.3 观念延续:正常老化下的代际支持和居住安排选择

从正常老化视角审视老年期时,随着社会整体健康寿命的增加,老年人将有更长的时间拥有健康的身体状况。健康老人能够凭借人生经验,或延续中年期的生活方式,或独立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养老方式(Richard,2006)。与此同时,老年人对于子女代际支持将从中年期延续,从买房、婚嫁等大宗商品的经济支持,转为对孙辈的照料和承担家务等照料支持。可见,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越好,老年人对子女的照料代际支持越强。

具备代际支持能力的老年人有更多机会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新的角色(张岭泉、邬沧萍,2007)。当老年人承担了重要的家庭角色,具备履行家务和照料孙辈的职能条件,将有效提高老年人自我效能感,同时也减轻了子女负担(王萍、李树茁,2011)。因此基于减轻子女负担的家庭主义观念,具备代际支持的老年人可能增加前往子女家的意愿。可见,老年人对子女照料代际支持越强,老年人在居住安排选择上倾向于子女家。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老年人对子女的照料代际支持是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和居住安排选择之间的中介变量。

## 4 数据来源、变量描述与模型设定

### 4.1 数据来源

文章使用 2018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其调查对象为年满 60 周岁的老年人,调查范围覆盖了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香港、台湾、澳门、海南、新疆和西藏)。这些地区占全国总人口 95% 以上,能够较好地代表我国老年人基本状况。本文主要使用 2018 年老年人个人数据,在剔除关键变量应答缺失的样本后,最终得到有效样本量为 9922 个。

### 4.2 变量测量及描述

因变量:本文的核心因变量是老年人的居住安排选择。该变量由问卷中的问题“今后您打算主要在哪里养老?”定义,分为在自己家养老、在子女家养老、在养老机构养老三类。样本老年人中,74.8%的人打算在自己家养老,19.6%的人打算在子女家养老,5.6%的人打算到养老机构养老。

核心自变量: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老年人的自理能力(ADL)。该变量通过问卷中有关洗澡、穿着、如厕、转移、大小便控制和进食六项活动的完成情况评估。本文使用 Katz 指数,根据人体功能发育学的规律,按照由难到易顺序进行排列,分成完全自理至完全依赖七个等级。同时,为了研究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活动

能力(IADL)根据问卷中有关上街购物、外出活动、做饭、家务、使用电话、服药和处理财务等八项活动的完成情况评估,将至少1项活动上无法自理定义为失能。整体上,自理能力(ADL)和活动能力(IADL)均是得分越高,表明身体健康状况越好。

中介变量:照料代际支持在机制分析中作为中介变量,包括子女照料代际支持和老人照料代际支持两项。子女照料代际支持由问卷中的问题“过去12个月,这个子女多久帮您做一次家务?”定义,分为几乎不、较低和较高三类,占比分别为35.89%、43.04%和21.07%。老人照料代际支持由问卷中的问题“过去12个月,您多久帮这个子女做一次家务?”定义,分为几乎不、较低和较高三类,分别为67.19%、18.39%和14.41%。中介变量主要选用照料代际支持,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代际支持与老年人禀赋存在对应关系,照料代际支持对于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影响更为显著,情感代际支持对心理健康状况影响更为显著,经济代际支持对老人经济资本影响更为显著。其二,选择自己家还是子女家,最直接的影响是居住距离的变化,居住距离由于支付和社交软件发展,对于经济代际支持和情感代际支持的影响已经减弱。但是考虑到情感代际支持对是否选择子女家养老影响可能比较显著,经济代际支持对是否选择机构养老影响可能比较显著,因此将情感代际支持和经济代际支持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同时,因为样本中多数老年人不在适龄范围内,照料代际支持不选用照顾孙子女时长进行测量,具体详见表1。

控制变量:除了自理能力外,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也会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需要加以控制。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个体特征、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三个维度。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居住地、自评身体健康、慢性病、受教育程度、个人收入;家庭支持包括居住安排、自住房产、情感代际支持、经济代际支持;社会支持包括社区活动设施、社区关系维持,具体详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维度	变量	变量定义	全样本	自己家	子女家	养老机构
核心变量	居住安排选择	1 = 自己家, 2 = 子女家, 3 = 养老机构	1.31	74.8%	19.6%	5.6%
	自理能力	自理能力得分(1-7)	6.77	6.80	6.70	6.74
	活动能力	0 = 失能, 1 = 不失能	0.80	0.81	0.74	0.81
	子女照料代际支持	做家务频次: 1 = 几乎不; 2 = 较低; 3 = 较高	1.85	1.79	2.09	1.91
	老人照料代际支持	做家务频次: 1 = 几乎不; 2 = 较低; 3 = 较高	1.46	1.42	1.64	1.52
	性别	0 = 女, 1 = 男	0.50	0.50	0.50	0.50
个体特征	年龄	由被访者填写的出生年月算出	71.45	71.24	73.26	70.38
	婚姻状况	0 = 无配偶, 1 = 有配偶	0.69	0.73	0.57	0.67
	居住地	0 = 农村, 1 = 城镇	0.58	0.57	0.50	0.84
	自评身体健康	1-3: 不健康-健康	2.04	2.05	2.02	2.04
	慢性病	0 = 无慢性病; 1 = 有慢性病	0.73	0.72	0.74	0.80
	受教育程度	1 = 文盲, 2 = 小学, 3 = 中学, 4 = 大专及以上	2.08	2.10	1.84	2.47
家庭支持	个人收入	个人总收入(万)	0.94	0.96	0.85	1.32
	居住安排	0 = 与子女不同住, 1 = 与子女同住	0.26	0.24	0.41	0.23
	老人自住房产	0 = 无, 1 = 有	0.94	0.97	0.81	0.95
	情感代际支持	与子女联系: 1 = 几乎不; 2 = 较低; 3 = 较高	2.05	2.03	2.17	2.05
社会支持	经济代际支持	过去一年财物支持(千元)	3.53	3.45	3.27	3.92
	社区活动设施	活动场所: 0 = 无, 1 = 有	0.41	0.43	0.31	0.59
	社会关系维持	智能手机使用: 0 = 弱, 1 = 强	0.23	0.22	0.13	0.44

#### 4.3 模型设定

由于被解释变量居住安排选择是三分类变量,采用 mlogit 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其可以对多个居住安排选择进行比较,避免了 logit 模型的不足。基准计量模型设定为:

$$p(y_i = j) = \frac{e^{x_i \beta_j}}{\sum_{j=1}^3 e^{x_i \beta_j}} \quad (1)$$

$$\text{logit}\left(\frac{P_i}{P_1}\right) = \alpha_i + \beta_{i1} x_1 + \dots + \beta_{im} x_m, \text{其中 } i = 1, 2, 3 \quad (2)$$

(1)式代表选择第*j*种居住安排选择的概率。其中*y<sub>i</sub>*代表第*i*个老人所选择的意愿类型;*x<sub>i</sub>*代表影响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的因素,包括个人特征、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 $\beta_j$ 是待估计参数。本文主要选择第一种居住安排选择(自己家)作为参照组,将其他模式与其进行比对。假设选择自己家、子女家和养老机构的概率分别为*P<sub>1</sub>*、*P<sub>2</sub>*、*P<sub>3</sub>*,则对*m*个自变量拟合了三个模型,如(2)式所示。

本文将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作为被解释变量,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作为解释变量,将照料代际支持作为中介变量,从个体特征、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三个维度选取控制变量,通过mlogit模型、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对身体健康状况和照料代际支持如何影响居住安排选择进行了评估。

## 5 实证结果和分析

### 5.1 基准回归

本文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第(1)列控制了个体特征变量,分析了关键解释变量自理能力和个体特征变量对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的影响。考虑到自理能力与家庭支持的相关性,第(2)(3)列逐步加入社区支持和家庭支持层面的控制变量。在第(1)(2)列中自理能力对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影响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生活自理能力较好的老年人会显著降低选择子女家和养老机构的意愿。在第(3)列控制了家庭支持因素后,自理能力对于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的显著性减弱,而家庭支持因素对于居住安排选择存在较强的显著性。这一现象解释了传统研究中身体健康状况作为重要的养老禀赋因素,为什么对于居住安排选择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存在通过照料代际支持对居住安排选择的中介效应,并且这种效应部分掩盖了身体健康状况对于居住安排选择的直接效应。其中,实际居住安排是家庭支持重要的表现形式,老年人现阶段与子女同住,显著促进了老年人继续留在子女家养老的意愿,同时显著抑制了老年人选择前往机构养老的意愿。子女情感支持会显著促进前往子女家的意愿,同时抑制前往养老机构的意愿,而子女经济支持对于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影响不显著。子女照料代际支持和老人照料代际支持表现的是家庭个体间的关系纽带强度,这两者均显著促进了老人选择子女家养老的意愿。总而言之,正如可持续生计框架的阐述,老年健康资本对于独立养老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中间有着复杂的家庭决策机制(代际支持)。

表2 基准回归结果(N=9922)

自变量	(1)		(2)		(3)	
	子女家/ 自己家	养老机构/ 自己家	子女家/ 自己家	养老机构/ 自己家	子女家/ 自己家	养老机构/ 自己家
核心变量						
自理能力	-0.058 ** (0.028)	-0.087 ** (0.052)	-0.056 ** (0.028)	-0.094 ** (0.052)	-0.010 (0.030)	-0.096 ** (0.053)
个体特征						
性别(参照:女性)						
男性	-0.007 (0.055)	0.148 (0.095)	-0.025 (0.055)	0.162 (0.095)	0.019 (0.058)	0.182 * (0.096)
年龄组(参照:60-69岁)						
70-79岁	0.077 (0.060)	-0.315 *** (0.104)	0.042 (0.061)	-0.204 ** (0.105)	0.015 (0.064)	-0.207 * (0.106)
80岁及以上	0.325 **** (0.075)	-0.519 *** (0.158)	0.295 **** (0.077)	-0.365 ** (0.162)	0.244 *** (0.083)	-0.364 * (0.165)
受教育程度(参照组:文盲)						
私塾或小学	-0.196 *** (0.062)	0.349 ** (0.151)	-0.151 ** (0.062)	0.290 ** (0.153)	-0.081 (0.066)	0.350 ** (0.153)
中学	-0.604 **** (0.078)	0.725 **** (0.151)	-0.507 **** (0.081)	0.566 **** (0.157)	-0.406 **** (0.085)	0.624 **** (0.158)
大专及以上	-1.092 **** (0.272)	0.880 **** (0.261)	-0.971 **** (0.275)	0.659 *** (0.263)	-0.787 *** (0.277)	0.748 *** (0.267)

(续表 2)

自变量	(1)		(2)		(3)	
	子女家/ 自己家	养老机构/ 自己家	子女家/ 自己家	养老机构/ 自己家	子女家/ 自己家	养老机构/ 自己家
婚姻(参照组:无配偶)	-0.505****	-0.572****	-0.498****	-0.594****	-0.343****	-0.599****
有配偶	(0.058)	(0.107)	(0.058)	(0.107)	(0.062)	(0.108)
居住地(参照组:农村)	-0.149***	1.045****	-0.048	0.950****	-0.054	0.952****
城镇	(0.058)	(0.120)	(0.059)	(0.122)	(0.062)	(0.121)
自评健康	-0.180**	-0.122	-0.171**	-0.149	-0.219**	-0.183
	(0.087)	(0.187)	(0.087)	(0.187)	(0.096)	(0.186)
慢性病(参照组:无)	-0.005	0.476****	0.010	0.426****	0.042	0.479****
	(0.061)	(0.115)	(0.062)	(0.116)	(0.065)	(0.117)
收入(参照组:小于2000元)	0.117	0.549****	0.168**	0.466***	0.123	0.479***
2000-6000元	(0.073)	(0.149)	(0.073)	(0.151)	(0.077)	(0.152)
6000-20000元	0.137	0.849****	0.259***	0.688****	0.160	0.677****
	(0.089)	(0.152)	(0.091)	(0.158)	(0.097)	(0.159)
20000元以上	0.070	0.556****	0.147**	0.471***	0.091	0.493***
	(0.069)	(0.144)	(0.070)	(0.145)	(0.075)	(0.147)
社会支持						
社会关系维持(参照组:弱)			-0.234***	0.481****	-0.224***	0.480****
社会关系维持强			(0.083)	(0.103)	(0.087)	(0.107)
社区活动设施(参照组:无)			-0.415****	0.197**	-0.434****	0.202**
有活动设施			(0.060)	(0.094)	(0.063)	(0.095)
家庭支持						
居住安排(参照组:不同住)					0.381****	-0.457****
与子女同住					(0.070)	(0.126)
自住房产(参照组:无)					-1.861****	-1.122****
有自住房产					(0.100)	(0.223)
情感代际支持(参照组:较弱)					0.016	-0.338***
情感代际支持一般					(0.080)	(0.127)
情感代际支持较强					0.340****	-0.275**
					(0.089)	(0.142)
经济代际支持(万元)					-0.006	0.003
					(0.006)	(0.010)
老人照料支持(参照组:较弱)					0.654****	0.365***
老人照料支持一般					(0.072)	(0.122)
老人照料支持较强					0.224**	0.381**
					(0.088)	(0.150)
子女照料支持(参照组:较弱)					0.388****	0.241**
子女照料支持一般					(0.073)	(0.108)
子女照料支持较强					0.484****	0.139
					(0.088)	(0.156)
Pseudo R <sup>2</sup>	0.048		0.055		0.112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p&lt;0.1,\*\* p&lt;0.05,\*\*\* p&lt;0.01,\*\*\*\* p&lt;0.001(下同)。

## 5.2 内生性处理

总体来看,模型的内生性主要来源于三类:一是测量误差,即居住安排选择的测量误差与老年健康等因素存在系统相关性。二是遗漏变量,能够导致估计出现偏误的遗漏变量是那些既与老年健康相关也与居住安排选择相关的变量。我们的处理方式如下:为了尽量控制能够影响老年生活质量的变量,控制变量分成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三个维度。三是联立性,由交互影响导致的内生性。因为居住安排与老年健



康状况息息相关,较差的健康水平使得代际居住距离更近以获得更好的照料支持,而居住安排也会影响老人的健康。我们的处理方式如下:

第一,将居住安排选择作为因变量。自理能力与居住安排选择这组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较小。如图2所示,t1时的老年人自理能力与t1时的居住安排有较强的内生性关系,t1时的自理能力和t2时的居住安排内生性问题较小,而t1时的居住安排选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t2时的居住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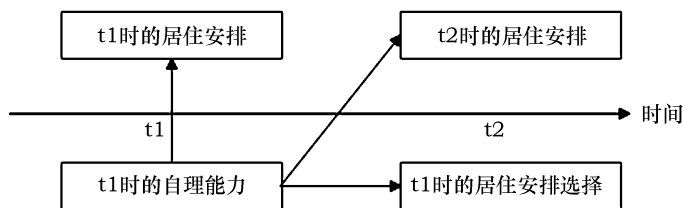


图2 自理能力与居住安排选择的内生性问题

第二,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但是考虑到遗漏变量,自理能力和居住安排选择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例如,t1时的配偶自理能力对于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有重要影响,同时配偶作为照料支持的提供者势必会影响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因而本文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工具变量分析,减轻内生

性问题。文章选取童年时是否经常挨饿作为工具变量,该变量满足工具变量的选取标准:第一,相关性。一方面童年时是否经常挨饿和老年人健康状况在统计上高度相关,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另一方面童年挨饿经历根据已有文献确实会影响老年健康(刘亚飞,2018);第二,外生性。童年时是否经常挨饿不与随机误差项相关( $p > 0.1$ ),并且通常不会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根据表3回归结果显示,自理能力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负,说明在引入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以后,较差的自理能力仍然使老年人在居住安排选择上倾向于子女家和养老机构,假设1a和1b得到进一步验证。

表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子女家/自己家	养老机构/自己家
自理能力		-2.470** (1.119)	-5.542*** (1.850)
童年时是否经常挨饿	-0.053*** (0.01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第一阶段值	31.27		
Hausman 检验			9.86
N	9922		9922

表4 稳健性检验

	(1)		(2)
	子女家/自己家	养老机构/自己家	倾向得分匹配
活动能力(不失能=1,失能=0)	-0.124* (0.065)	-0.271** (0.124)	
自理能力			-0.062*** (0.021)
R <sup>2</sup>	0.056		
N	9922		

注:倾向得分匹配给出的是ATT估计结果,选用卡尺匹配,卡尺匹配参数设置为0.6。卡尺内近邻匹配和核匹配结果也支持稳健性检验。

最后,计算平均处理效应,平均处理效应回归系数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身体状况对于居住安排选择的影响依然存在,进一步支持了假设1a和1b。

### 5.3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替换关键解释变量和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替换变量。本文的身体健康状况主要通过自理能力进行测量,为了结果的稳健性,选用活动能力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第(1)列是活动能力对于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的影响,其回归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失能老人倾向于子女家和养老机构。第二,倾向得分匹配(PSM)。首先为了缓解选择偏误问题,通过将失能样本作为对照组,非失能样本定义为处理组,评估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对于居住安排选择影响的净效应(胡安宁,2012)。其次进行平衡性检验,经过匹配处理后所有变量标准偏差的绝对值降到了10%以下,检验表明大多数的处理组和对照组没有显著的系统性差异。

#### 5.4 异质性分析

自理能力对居住安排选择影响的城乡差异。从居住地来说,农村老年人自理能力对于其居住安排选择有着显著负向影响。其回归系数分别达到了-0.125和-0.16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自理能力较差的农村老年人更倾向于子女家或养老机构,接受他人照顾。但是,城镇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对于其居住安排选择没有表现出显著影响。可见,自理能力对于居住安排选择影响存在较强的城乡差异,支持假设1c。原因可能是城镇存在更多小户核心家庭和与子女邻近居住的核心夫妇或独居家庭,大幅减少了自己家和子女家居住安排间的差异。

表5 城乡分类估计结果

	城镇老年人		农村老年人	
	子女家/自己家	养老机构/自己家	子女家/自己家	养老机构/自己家
自理能力	-0.003 (0.042)	-0.038 (0.058)	-0.125*** (0.041)	-0.264*** (0.10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R <sup>2</sup>	0.048		0.055	
N	5641		4272	

#### 6 影响机制讨论

上文已经基本证实了自理能力对于老年人选择子女家和养老机构有显著负向影响。本文认为老年人对于居住安排选择不仅依据养老禀赋进行理性选择,也遵循通过代际支持减轻子女负担的原则。该

部分将重点阐释可持续生计框架中“个体禀赋-居住安排选择”的传导机制。为了验证假设2和假设3,本节将对居住安排选择的机制进行研究。

##### 6.1 基于子女照料代际支持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探讨的子女代际支持重点是照料代际支持,使用子女帮父母做家务的频次衡量子女与老人之间的照料支持。假设子女照料支持是老年人自理能力和居住安排选择之间的中介变量,即有以下方程:

$$will = \alpha_1 health + \beta_1 X + \varepsilon_1 \quad (3)$$

$$KS = \alpha_2 health + \beta_2 X + \varepsilon_2 \quad (4)$$

$$will = \alpha_3 health + \gamma KS + \beta_3 X + \varepsilon_3 \quad (5)$$

其中,式子(3)是核心解释变量自理能力对被解释变量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的方程。式子(4)是核心解释变量自理能力对中介变量子女照料支持的方程;式子(5)是在添加中介变量子女照料支持后的方程。*will*代表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health*代表老年人自理能力,*X*代表其他控制变量,*KS*代表子女对老人的照料支持。

表6 基于子女照料代际支持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1)		(2)		(3)	
	居住安排选择		子女照料支持		居住安排选择	
	子女家/自己家	养老机构/自己家	一般	较强	子女家/自己家	养老机构/自己家
自理能力	-0.056** (0.028)	-0.094** (0.052)	-0.116*** (0.035)	-0.294**** (0.034)	-0.012 (0.030)	-0.090** (0.053)
子女照料代际支持(一般)					0.597**** (0.066)	0.272*** (0.105)
子女照料代际支持(较强)					1.020**** (0.073)	0.106 (0.13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R <sup>2</sup>	0.055		0.041		0.070	
N	9922		9922		9922	

表6第(2)列报告了自理能力等控制变量对中介变量子女照料代际支持的影响作用,自理能力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老年人自理能力较差会提升子女对其的代际支持。第(3)列报告了从第

(1)列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子女照料代际支持后老年人自理能力对居住安排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中介变量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核心变量自理能力回归系数有所减小。因此,结果说明自理能力较差的老年人加强了子女照料代际支持强度,同时子女照料代际支持提升了老年人选择子女家和养老机构的意愿,假设2得到验证。

根据回归结果,将该机制以图3呈现。在未加入子女照料代际支持时,相较于自己家,自理能力较差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子女家和养老机构。加入子女照料代际支持后,产生了两种效应:一方面,部分自理能力较差的老年人在获得更强的子女照料代际支持后,提高了老年人选择子女家的倾向。另一方面,部分自理能力较差的老年人在获得更强的子女照料代际支持后,提高了选择养老机构的倾向。子女照料代际支持加强却提高了选择养老机构的概率,这可以解释为病理性老化人群仍然保有家庭主义观念,在获得过强子女照料代际支持时会更愿意机构养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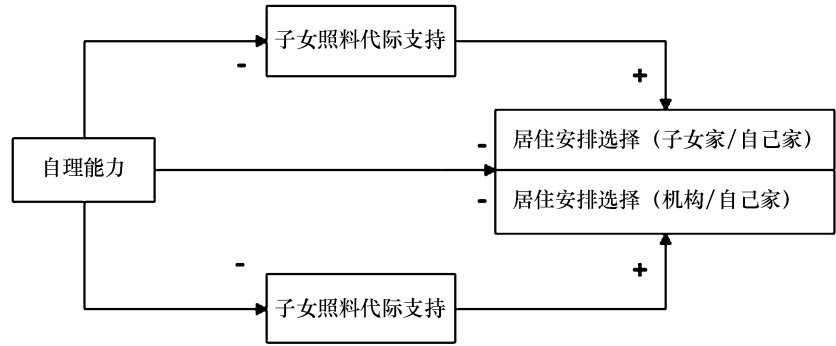


图3 子女照料代际支持、自理能力和居住安排选择的机制图  
注:居住安排选择以自己家为参照组

### 6.2 基于老人照料代际支持的中介效应检验

同样,本文探讨的老人代际支持重点是照料代际支持,使用父母帮子女做家务的频次来衡量老人对子女的代际支持。假设老人照料代际支持是老年人自理能力和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之间的中介变量,即有以下方程:

$$will = \alpha_4 health + \beta_4 X + \varepsilon_4 \tag{6}$$

$$PS = \alpha_5 health + \beta_5 X + \varepsilon_5 \tag{7}$$

$$will = \alpha_6 health + \theta PS + \beta_6 X + \varepsilon_6 \tag{8}$$

其中,式子(6)是核心解释变量自理能力对被解释变量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的方程。式子(7)是核心解释变量自理能力对中介变量老人照料支持的方程;式子(8)是在添加中介变量老人照料支持后的方程。*will*代表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health*代表老年人自理能力,*X*代表其他控制变量,*PS*代表老人对子女的照料代际支持强度。

表7 基于老人照料代际支持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1)		(2)		(3)	
	居住安排选择		老人照料代际支持		居住安排选择	
	自己家/子女家	养老机构/子女家	一般	较强	自己家/子女家	养老机构/子女家
自理能力	0.056** (0.028)	-0.115** (0.060)	0.153**** (0.037)	0.073** (0.038)	0.076*** (0.029)	-0.101** (0.060)
老人照料代际支持 (一般)					-0.841**** (0.066)	-0.428**** (0.137)
老人照料代际支持 (较强)					-0.767**** (0.072)	-0.445*** (0.15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 <sup>2</sup>	0.039	0.197	0.014	0.062	0.062	0.202
N	9360	2480	9922	9360	9360	2480

表7第(2)列报告了自理能力等控制变量对中介变量老人照料支持的影响作用,其中将子女家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参照组。自理能力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老年人自理能力较好会加强老人

对子女的代际支持。第(3)列报告了在第(1)列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老人照料支持后老年人自理能力对居住安排选择的影响作用,老人代际支持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结果表明老人照料支持提升更倾向于子女家,假设3得到验证。

根据回归结果,将该机制以图4呈现。在未加入老人照料代际支持时,相较于子女家,老年人自理能力较强更倾向于自己家,更不倾向于养老机构。但在加入老人照料代际支持后,产生了两种效应。一方面,对比自己家和子女家,老人照料代际支持较强更能减轻子女负担,老年人会倾向于子女家。结合自理能力对居住安排选择的直接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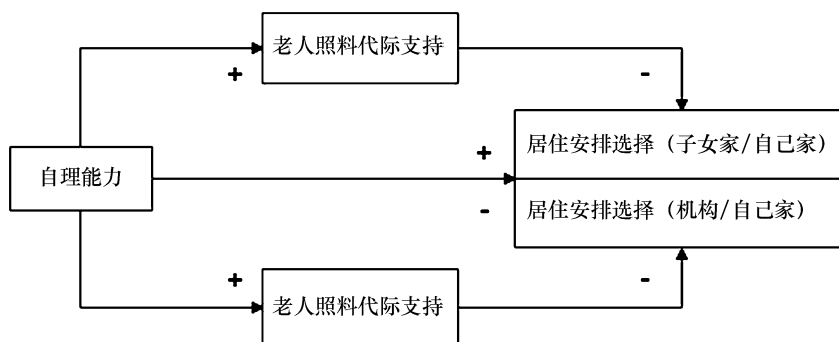


图4 老人照料代际支持、自理能力和居住安排选择的机制图

注:居住安排选择以子女家为参照组

影响,可知老人照料代际支持对自理能力和自己家/子女家形式的居住安排选择产生抑制效应。另一方面,对比子女家和养老机构,老人照料代际支持较强同样会倾向于子女家,可知老人照料代际支持对自理能力和机构/子女家形式的居住安排选择产生了中介效应。换言之,虽然自理能力较好的老人更倾向于自己家,但老人对子女的照料代际支持是推动健康老年人选择子女家而不选择自己家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不健康老年人选择养老机构而不选择子女家的重要因素。

### 6.3 基于照料代际支持的中介效应检验

前文将照料代际支持拆解为子女照料支持和老人照料支持,分别验证了照料代际支持对自理能力和居住安排选择的中介机制。由于居住安排选择的主观性,为了结果的稳健性,本节使用目前是否与子女同住的居住安排作为被解释变量,检验照料代际支持对自己家和子女家的中介机制。方程如下:

$$TZ = \alpha_7 health + \beta_7 X + \varepsilon_7 \quad (9)$$

$$(KS \text{ or } PS) = \alpha_8 health + \beta_8 X + \varepsilon_8 \quad (10)$$

$$TZ = \alpha_9 health + \theta(KS \text{ or } PS) + \beta_9 X + \varepsilon_9 \quad (11)$$

其中,式子(9)是核心解释变量自理能力对居住安排的方程。式子(10)是核心解释变量自理能力对子女照料代际支持或老人照料代际支持的方程;式子(11)是在添加变量子女照料代际支持或老人照料代际支持后的方程。 $TZ$ 代表老年人居住安排, $health$ 代表自理能力, $X$ 代表其他控制变量, $KS$ 代表子女对老人的照料代际支持, $PS$ 代表老人对子女的照料代际支持。

第(1)(2)(3)列验证了子女照料支持对图3上半部分的中介效应:其中,第(2)列报告了自理能力等控制变量对中介变量子女照料支持的影响作用,自理能力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老年人较差的自理能力会加强子女的照料代际支持。第(3)列报告了在第(1)列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子女照料代际支持后老年人自理能力对居住安排的影响,显示中介变量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因此,可知自理能力较好的老年人加强了子女的照料代际支持,从而老年人更倾向于子女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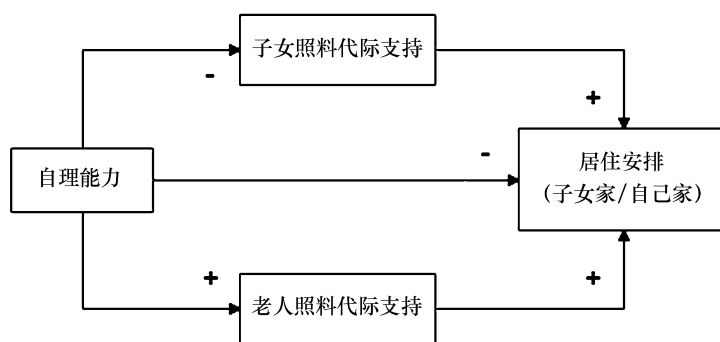


图5 照料代际支持、自理能力和居住安排的机制图

第(1)(4)(5)列验证了老人代际支持对图4上半部分的抑制效应:其中,第(4)列报告了自理能力等控制变量对老人照料代际支持的影响作用,自理能力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老年人较好的自理能力会加强老人的照料代际支持。第(5)列报告了在第(1)列基础上加入变量老人照料代际支持后老年人自理能力对居住安排的影响,显示老人照料代际支持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因此,可知自理能力较强的老年人加强了老人的照料代际支持,从而老年人更倾向于子女家。

表8 替换被解释变量后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1)		(2)		(3)		(4)		(5)	
	居住安排		子女照料代际支持		居住安排		老人照料代际支持		居住安排	
	子女家/自己家	一般	较强	子女家/自己家	一般	较强	子女家/自己家			
自理能力	-0.146**** (0.024)	-0.116*** (0.035)	-0.294*** (0.034)	-0.043 (0.032)	0.153**** (0.037)	0.073** (0.038)	-0.200**** (0.027)			
子女照料代际支持 (一般)				0.352**** (0.062)						
子女照料代际支持 (较强)				2.615**** (0.067)						
老人照料代际支持 (一般)									0.817**** (0.060)	
老人照料代际支持 (较强)									2.811**** (0.07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 <sup>2</sup>	0.032	0.041	0.199	0.013	0.189					
N	9922	9922	9922	9922	9922	9922	9922	9922	9922	9922

根据回归结果,将该机制以图5呈现。对于自己家和子女家两种养老方式,子女照料代际支持对于居住安排存在明显的中介效应,老人照料代际支持对于居住安排存在明显的抑制效应。换言之,子女照料支持较强是自理能力较差的老年人选择子女家的重要因素,而老人照料支持较强是自理能力较好的老年人不选择自己家而选择子女家的重要因素。

###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文章基于理论问题养老禀赋对于个体决策如何影响展开,探讨居住安排选择逻辑。在连续性理论上,文章认为病理性老化人群虽然囿于禀赋限制缺乏外在连续性,但是居住安排选择仍然遵循内在连续性规律。这种内在连续性规律在当前队列的老年群体中集中体现为家庭主义观念的延续,具体表现为禀赋和养老决策间的作用遵循代际支持减轻子女负担的原则。在实证分析上,使用自理能力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身体健康状况,通过mlogit模型检验了老年人自理能力对于居住安排选择的影响,以及探讨了子女照料代际支持和老人照料代际支持对于自理能力和居住安排选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

第一,在剔除家庭支持因素后,文章支持了老年人依据个体禀赋进行理性选择的观点。一方面,老年人自理能力对老年人选择子女家和养老机构产生了显著负向作用,在使用工具变量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控制内生性以后,结论依然稳健。另一方面,这种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自理能力较差的农村老年人,更倾向于子女家和养老机构。同时文章也解释了传统研究中身体健康状况作为重要的个体禀赋因素,为什么对于居住安排选择影响不显著。文章认为是家庭支持产生的中介效应掩盖了身体健康状况对于居住安排选择的直接效应。

第二,文章支持了病理性老化人群仍然保有家庭主义观念,具体表现为禀赋和养老决策间的作用机制遵循代际支持减轻子女负担原则。文章从而解释了一种现象,即自理能力较差的老人有较强的子女照料代际支持时本可以选择子女家居住却选择前往养老机构,而自理能力较好的老人有较强的代际支持能力时本可

以选择自己家居住却选择子女家居住。具体来看,当加入子女照料代际支持后,产生了两种效应:其一是部分自理能力较差的老年人获得更强的子女照料代际支持后,提高了选择子女家的倾向。其二是部分自理能力较差的老年人获得更强的子女照料代际支持后,出于减轻子女负担以及身体健康禀赋的限制,提高了选择养老机构的倾向。当加入老人照料代际支持后,也产生了两种效应:其一是部分自理能力较强的老年人有更强的照料代际支持,出于减轻子女负担的目的,不选择自己家而会选择子女家。其二是部分自理能力较强的老年人有更强的照料代际支持,不选择养老机构而会选择子女家。

不少政策一方面削弱了代际间支持,推动了代际扁平化发展,另一方面又对老年空巢家庭过度悲观。居住安排变迁需要未雨绸缪,未来倘若个体主义观念挤占了家庭主义观念,将动摇家庭乃至国家根基。因为家庭解体将迫使我国在未来建设成一个社会福利的国家,那么可以料想未来中国财政的负担,势必影响我国下一个百年征程阻碍强国梦的实现。为了响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合理的居住安排变迁,本文建议政府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第一,我国家庭政策应从家庭成员导向转到家庭功能导向。因为我国老年人养老观是以家庭为决策单位,彼此间在情感上相互依赖,在生活上相互扶持。但是我国当前的家庭政策近似于个体政策,将老年人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相割裂,例如养老政策局限于老年人本身。建议家庭政策重心在于亲子间代际支持。一是识别家庭隔代抚养的代际支持行为,为远道而来的老年父母提供房租等补贴,减少可能的婆媳矛盾,又减轻了城市的房租压力。二是为配偶离家的独居男性提供相应照料支持,既减少可能的夫妻矛盾,又减轻了独居的照料压力。整体来看,家庭功能导向可以将“一老一小”民生建设作为核心抓手,以代际支持作为政策落脚点,为生育和养老破局。

第二,政府应对居住安排变迁时除了关注老年健康等个体禀赋时,特别需要关注观念等软指标。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影响了代际支持,子女照料代际支持与老年人照料代际支持都从不同角度提高了选择子女家的倾向。弘扬以代际支持为核心的家庭主义观念,有利于社会养老非刚性需求的老年群体重新回归家庭养老,减轻社会养老的负担。个体主义的尽头逃不了“向死存在”的结构,而家庭主义确是一种“生生不息”的结构,这也是家庭与国家寓意的契合点,是家庭主义需要主导的重要原因。建议:一是教育部门需要以更趣味的方式让青年学生潜移默化中习得家庭主义的孝道文化。二是政府要将我国养老、尊老、孝老的文化传统与家庭、家教、家风的时代背景相融合,发展出新时代的家庭主义观。

文章的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个贡献是回应家庭现代化预言的核心家庭在我国为何没有实现。因为老年健康对居住安排选择影响机制受到代际支持的影响,代际支持的存在使得核心家庭只能是伪概念。第二个贡献是发展了连续性理论,发现病理性老化群体依然会表现出从中年时期延续下来的家庭主义观念,代际支持在自理能力和居住安排选择间产生的中介效应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依据这一原则,文章解释了一种现象,即自理能力较差的老人本可以选择子女家居住却选择前往养老机构,而自理能力较好的老人本可以选择自己家居住却选择子女家居住。文章研究也存在两点不足:首先,文章是基于当前队列老年群体整体呈现家庭主义特征的前提出发,研究中也发现部分老年群体已经呈现个体主义特征,这一趋势将随着新老年群体加入而愈发明显。但可以预见的是,新老年群体只是将中年时期的个体主义特征延续到了老年时期,居住安排选择的变迁并不影响其内在逻辑的成立。其次,该研究仅局限于身体健康状况这一单一禀赋,未来可以研究其它个体禀赋。甚至可以将个体禀赋上升至家庭禀赋,从中观视角验证居住安排选择的禀赋效应。

#### 参考文献:

- 陈皆明,陈奇.代际社会经济地位与同住安排——中国老年人居住方式分析[J].社会学研究,2016,(1):73-97+243-244.  
 陈皆明.中国养老模式:传统文化、家庭边界和代际关系[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44-50+61.  
 陈友华,艾波,苗国.养老机构发展:问题与反思[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75-79+93+96.  
 葛延风,王列军,冯文猛,张冰子,刘胜兰,柯洋华.我国健康老龄化的挑战与策略选择[J].管理世界,2020,(4):86-96.

- 辜胜阻,吴华君,曹冬梅. 构建科学合理养老服务体系的战略思考与建议[J]. 人口研究,2017,(1):3-14.
- 胡安宁. 倾向值匹配与因果推论:方法论述评[J]. 社会学研究,2012,(1):221-242+246.
- 胡湛,彭希哲. 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治理选择[J]. 中国社会科学,2018,(12):134-155+202.
- 胡湛,彭希哲. 中国当代家庭户变动的趋势分析——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考察[J]. 社会学研究,2014,29(3):145-166+244.
- 雷雳. 发展心理学(第二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74-292.
- 李明顺. 农村“空巢”老人养老保障存在问题与对策[J]. 理论前沿,2009,(11):31-32.
- 李树苗,徐洁,左冬梅,曾卫红. 农村老年人的生计、福祉与家庭支持政策——一个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J]. 当代经济科学,2017,(4):1-10+124.
- 李雨潼,曾毅. “候鸟式”异地养老人口生活现状研究——以海南省调查为例[J]. 人口学刊,2018,(1):56-65.
- 刘桂莉. 眼泪为什么往下流?——转型期家庭代际关系倾斜问题探析[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1-8.
- 刘宏,高松,王俊. 养老模式对健康的影响[J]. 经济研究,2011,(4):80-93.
- 刘一伟. 互补还是替代:“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基于城乡差异的分析视角[J]. 公共管理学报,2016,(4):77-88+156.
- 马春华,石金群,李银河,王震宇,唐灿. 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J]. 社会学研究,2011,(2):182-216+246.
- 孟兆敏,李振. 养老机构分类标准及分类管理研究[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1-78.
- 彭希哲,胡湛. 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J]. 中国社会科学,2015,(12):113-132+207.
- 彭希哲,王雪辉. 家庭结构、个人禀赋与养老方式选择——基于队列视角的分析[J]. 人口学刊,2021,(1):64-77.
- 沈凯俊,王雪辉,彭希哲,卢敏. 准嵌入性养老组织的运行逻辑分析——农村嵌入式养老的地方经验,[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9(1):148-166.
- 沈凯俊,周祥,王雪辉,彭希哲. 老年人的家庭禀赋对其居住安排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J]. 人口与经济,2023,(2):94-110.
- 孙鹃娟,沈定. 中国老年人口的养老意愿及其城乡差异——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J]. 人口与经济,2017,(2):11-20.
- 孙鹃娟. 中国老年人的居住方式现状与变动特点——基于“六普”和“五普”数据的分析[J]. 人口研究,2013,(6):35-42.
- 唐灿. 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的回顾与评述[J]. 社会学研究,2010,25(3):199-222+246.
- 陶涛,丛聪. 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市西城区为例[J]. 人口与经济,2014,(3):15-22.
- 王轲. 老年人的资源禀赋与养老方式选择——基于 CLASS 2012 数据的实证检验[J]. 西部论坛,2017,(4):116-124.
- 王萍,李树苗.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纵向分析[J]. 人口研究,2011,(1):44-52.
- 王树新,赵智伟. 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方式的选择与支持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 人口与经济,2007,(4):52-58.
- 王跃生. 直系组家庭:当代家庭形态和代际关系分析的视角[J]. 中国社会科学,2020,(1):107-132+206-207.
- 吴帆,尹新瑞. 中国三代家庭代际关系的新动态:兼论人口动力学因素的影响[J]. 人口学刊,2020,(4):5-18.
- 杨菊华,何绍华. 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变迁与延续[J]. 人口研究,2014,38(2):36-51.
- 杨善华,贺常梅. 责任伦理与城市居民的家庭养老——以“北京市老年人需求调查”为例[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71-84.
- 杨善华. 中国当代城市家庭变迁与家庭凝聚力[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150-158.
- 余杰,Mark W. Rosenberg,程杨. 北京市老年人居家养老满意度与机构养老意愿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2015,(12):1577-1585.
- 张丽萍. 老年人口居住安排与居住意愿研究[J]. 人口学刊,2012,(6):25-33.
- 张岭泉,郭沧萍. 应对人口老龄化——对“接力”模式和“反哺”模式的再思考[J]. 北京社会科学,2007,(3):9-14.
- 张若恬,张丹,李树苗. 当代中国老年人养老资本、策略与福祉——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72-83.
- 张文娟,李树苗. 代际支持对高龄老人身心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2004,(S1):39-42.
- 赵芳,许芸. 城市空巢老人生活状况和社会支持体系分析[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61-67.
- Atchley R C. A Continuity Theory of Normal Aging[J]. *The Gerontologist*,1989,(2):183-190.
- Chen F.,Short S E. Household Contex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the Oldest Old in China[J].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2008,(10),1379-1403.

(下转第72页)

